

马特洛索夫



Г Д А И

поль» остановился

рымские курорты,
рым августовским

солнцем. После вагонной духоты приятно подышать све-
жим воздухом, напестренным цветочными запахами ночной
фиалки, душистого табака, пачули. На привокзальной
площади гремел духовой оркестр. Там встречала там
проводила очередную партию строителе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К стройке этой, крупнейшей тогда во всем мире гидро-
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и все советские люди относились с боль-
шим интересом. Даже к этой ставшей пассажирской проле-
дли особое любопытство.

В ящике под вагоном чуть приоткрылась дверь. Ни-
кто не подозревал, что и в этом темном ящике может
быть пассажир. Сначала показались вклокоченные во-
лосы, потом высунулось черное, как у негра, лицо. Молодое
лицо мальчика оборвыша, настороженно блеснувшего
глаза.

Осмлевший, он быстро выпорхнул из ящика. По-
хожий на вороненка с опущенными крыльями, в расстег-
нутом, рваном, не по росту большом ватнике, прищипав-
шем хлопчик юркнул под вагон. Рукавом махнул по лицу, сти-
рая пыль, но лицо чище не стало.

苏联
帕
·
茹
尔
巴
著



马特洛索夫

[苏联] 帕·茹尔巴 著

程 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П. ЖУРБА
АЛЕКСАНДР МАТРОСОВ

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3 Ленинград 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特洛索夫/(苏联)茹尔巴(Журба, П.)著;程文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10
ISBN 7-02-002548-X

I. 马… II. ①茹… ②程…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N.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6991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1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2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8.00 元

主要人物表

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昵称:萨什卡,萨沙,萨舒克,萨申卡)

季莫菲·休金(昵称:季莫什卡;绰号:雅克·帕卡涅利)——
萨什卡的盟兄弟,劳动教养院同学

马卡尔爷爷——红色游击队集体农庄养蜂老人

彼得·安托辛科(昵称:彼得里克,彼得罗,安托什卡)——马
卡尔爷爷的孙子,后参军为冲锋枪连战士

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克拉夫丘克——劳动教养院辅导员
莉季娅·弗拉西耶夫娜——劳动教养院教师

叶夫根尼娅·伊万诺夫娜——劳动教养院图书管理员

谢尔盖·利沃维奇——劳动教养院所属家具工厂工长

维克托·柴卡(昵称:维契卡)——劳动教养院工读学员,萨
什卡的朋友

格奥尔吉·布雷兹根——劳动教养院工读学员

叶廖明——劳动教养院工读学员

伊格纳特·克雷科夫(绰号:铁臂伯爵)——劳动教养院工读
学员

丽娜——劳动教养院少儿班负责人,萨什卡的女友

马丁·凯德罗夫——冲锋枪连司务长,党支部书记

阿尔秋霍夫——冲锋枪连连长,后为代理营长

布拉金——营共青团支部书记

布格拉乔夫——旅政治部副主任

克利姆斯基赫——二营政治副营长

阿法纳西耶夫——二营营长

柯拉布列夫——冲锋枪连排长

瓦莉娅·谢皮察——义勇救护队员

亚历山大·沃罗诺夫

亚历山大·马克耶夫(俗称:马凯沙)

米哈伊尔·达尔巴达耶夫

米哈斯·别列维奇

} 冲锋枪连战士

目 录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金 刚 山	3
第 二 章	昨 天	8
第 三 章	罂粟为什么开红花	16
第 四 章	第聂伯河的灯火	33
第 五 章	突 变	38
第 六 章	新 家 庭	44
第 七 章	“旧世界的残余”	56
第 八 章	第一种作业	62
第 九 章	朋友审判会	67
第 十 章	打朋友心里好受吗?	73
第 十 一 章	通往星星之路	79
第 十 二 章	不平常的一夜	91
第 十 三 章	“困难,但有意思”	101
第 十 四 章	严峻的考验	123
第 十 五 章	“只有前进!”	129
第 十 六 章	历 史 课	145
第 十 七 章	战 争	157
第 十 八 章	一切为了前线!	163
第 十 九 章	再见了,亲爱的人!	172

第二十章	女教师莉季娅·弗拉西耶夫娜	176
第二十一章	友谊	181
第二十二章	挫折	191
第二十三章	心声	198
第二十四章	磨炼	204
第二十五章	爱情	213
第二十六章	告别	231

第 二 部

第一章	步兵学校	236
第二章	大事	248
第三章	上前线!	255
第四章	菲利车站	262
第五章	“只要最勇敢的”	268
第六章	在掩蔽部里	275
第七章	前线的日常生活	287
第八章	“好汉需要成长和力量”	297
第九章	政治副营长	306
第十章	心灵的召唤	315
第十一章	共青团员	323
第十二章	行军路上	329
第十三章	难民	343
第十四章	谁是真正的朋友	349
第十五章	来信	361
第十六章	侦察	368
第十七章	洛莫瓦特大松林	377
第十八章	誓言	382

第十九章	争夺黑丛林的战斗·····	388
第二十章	救营长! ·····	394
第二十一章	为了祖国! ·····	398
第二十二章	马特洛索夫的后来人·····	415
译后记	·····	423

献给英雄的共青团

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响着。全世界都在倾听着它一声声召唤般的轰鸣。全球各地的人们注意着莫斯科的报时,关心着这个在为共产主义铺路的伟大国家。

每当克里姆林宫的晚钟敲过,苏军各部队,各连队都集合进行点名。

随着司号兵的“预备”号声,著名的、以列兵马特洛索夫的名字命名的近卫军团一连的战士们立即整队,接受点名。

士兵们列队肃立。连司务长立正站在队前,他首先叫到全团名册中的第一个名字:

“苏联英雄近卫军列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

一片寂静。静得可以听到战士们的呼吸声。就在这庄严的寂静中,右翼排头兵以坚定有力的声音报告:

“苏联英雄近卫军列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在争取祖国自由独立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全团将永远这样缅怀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的高尚功勋。是的,他已经不在点名的队列中,但他不朽的形象依然留在人们崇高的意念里,活在每个战士的心中。

这位以军人的忠勇和英雄气概成为我军全体官兵楷模的年轻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是谁培育了这位人民英雄？这位以他伟大而美好的心灵博得了全民的尊敬和自己的不朽的普通苏联人，他如何学习、工作和战斗的呢？

这里就是他短暂而又灿烂的一生。

第一部

第一章 金 刚 山

由莫斯科开往塞瓦斯托波尔的快车，早晨在扎波罗热站停了下来。

乘车前往克里木疗养地度假的欢乐的乘客顿时挤满了八月份阳光充足的站台。他们从闷热的车厢里出来，畅快地呼吸着清新的、充满着烟草花、舌唇兰和牵牛花浓郁芳香的空气。站前广场上，管乐队高奏着欢快的乐曲，不知是在欢送还是欢迎又一批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建设者。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建设工程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工程，受到苏联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乘客们对这个车站也表现出特殊的兴趣。

车厢底部的小工具箱，悄悄推开了一条缝儿。从缝里先是露出一头蓬乱的头发，继而探出一张满是灰尘的，小黑人一样的脸蛋。这是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小男孩儿的脸，惊恐地眨巴着一双蔚蓝色的大眼睛。

他四下里看了看，迅速地从箱子里跳出来。小家伙披着一件比他身材大得多的烂棉袄，活像一只落水小乌鸦，一猫腰从车底下钻了过去。他用袄袖子擦了擦脸上的灰尘，但脸上却并没显得干净多少。

他走到后一节车厢下的工具箱跟前悄声地问：

“季莫什卡，还活着吗？”

“暂时还活着，”箱子里传出一声尖细的话音，“就是憋得喘不过气，灰尘直呛喉咙。我都快不行了。快去弄点水喝，萨什卡！”

“好的，我去找。别出来，不然我们就上不去车了。”

萨什卡从车厢底下爬了出来，掸了掸衣服上的尘土。烈日下，他眯缝着眼睛，找水去了。

昨天夜里，他把自己的朋友安排进了工具箱，自认为对他的舒适和安全已经尽到了责任。至于季莫什卡的抱怨他没太理会。他自己也一样，蜷缩在这个可怜的小箱子里，一路上好在没被灰尘呛死。车轮子那可怕的响声震得你几乎把眼睛瞪到脑门子上去了。车底下的颠簸和兜起的狂风简直要把你从箱子里扔出去——要真被扔出去，那就完了！有什么办法呢？既然想进行一次近似周游世界的旅行，有点不舒服就得将就。

像人家那些穿戴讲究的，去疗养地休闲度夏的无忧无虑的乘客那样在车站上优哉游哉地散步，那当然好！可对这两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季莫什卡和萨什卡来说，提心吊胆和发愁操心的事多着呢！根据季莫什卡的提议，他们决定去帕米尔的什么地方寻找一座金刚山，说那里有无数的宝藏。但季莫什卡很审慎，他建议在登上这遥远的风险旅程之前，“顺路”先去一趟克里木，那里有很多疗养院、花园、葡萄园什么的，在那里可以先养养身子；他有个舅舅在海上当个什么官儿，随便在哪艘轮船上都可以给他们找点事情做。至少，克里木那地方暖和，过冬容易一些。所以，朋友俩就决定搭车先去克里木。决定倒容易——一句话呗！可他们俩都一文不名。

萨什卡决定从儿童院逃走的时候，这段流浪生活在他的想象中完全是另外的样子。他想成为一个像草原上的风儿和天空中的鸟儿一样自由自在的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愿干什么就干什么。但刚逃出来没几天，肚子一饿，就动摇了——还是再回儿童院吧？在那里，至少能吃得饱，穿得干净，在干净的床铺上睡得安稳。每天晚上活动室里总是热热闹闹的。萨什卡喜欢唱歌也喜

欢听歌。他能做出最漂亮的飞机模型，还和柳达·奇若娃一起画了一本画，受到了大家的夸奖。在儿童院生活得还是蛮好的。

但萨什卡运气不错，不久遇上了这么一位心腹，两人一见如故，形影不离。跟季莫什卡一起到哪里都没有事儿！

萨什卡在站台上走着，躲避着人流，环顾着四周，贪婪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他整个身子都快被那个狭小的工具箱挤扁了，遍体青伤，浑身酸疼。嘴里又干又苦。舌头上全是尘土，涩得像块鞋垫子。他的手在棉衣兜里使劲地攥着那只生了锈的罐头盒，迫不及待地想用它自己先喝个够，然后再让朋友也喝个饱。他顺站台走着，一边尽情地享受着新鲜空气，一边思索着自己这次艰难的旅程，没有理会周围的行人。他羡慕地望着站在白杨树、椴树和枫树高高树梢上那些无忧无虑，嘎嘎欢叫着的白嘴鸦，眼都看呆了。

可人们都在注意着他。一位细高个儿，穿一件带拉链的绒布夹克的小伙子讥笑地指着萨什卡说：

“瞧啊，西瓜王子驾到！”

旅客们一阵哄笑。

“瞧人家这身礼服！”

“当心你们的衣兜！”

“喂，太子殿下，请问，您要去哪个疗养所？”

“民警都干什么去啦？”

萨什卡觉得仿佛有千万把锥子一起刺到了他的身上，使他的身子不由得紧缩起来。他招他们惹他们了？干吗纠缠他？没有这些人已经够难受的了！可惜他衣兜里只有几件冷兵器：一只弹弓，一粒石子儿加一块切菜刀的残片。真想用这粒石子儿照准那个细高个儿的狗脸给他一下子。可奚落他的不光他一个。所以，萨什卡还是决心躲开他们。他心里明白，他们这些人

中有的巴不得一把揪住你的领子把你交给民警，有的只是嘲笑一下你，还有的口头上好像可怜你，可心里还是鄙视你。看来还是布尔莱国王^①说得对：人没有什么可爱的。他们除自己谁都不爱，连你也是他们的眼中钉，虽然已故的祖母曾对萨什卡说过，人家为什么不喜欢他和布尔莱这样的人，现在想到这一点他还感到不是滋味。

他加快步伐向前走去，但这时有人喊他：

“萨什卡，是你吗？”

他回头一看，顿时不知所措了。真倒霉！一位面孔很熟的姑娘朝他跑过来。不错，是她，柳达·奇若娃，在儿童保育院他们常在一起画画，在儿童院的最后一次晚会上他和她一起玩过捉迷藏。可现在在这里相遇可太不凑巧了。

“哎哟，萨什卡，遇到你我可太高兴了！”她像小鸟一样唧唧喳喳地喊道。她一向很喜欢这个直爽、朴实的小男孩。就是现在，从她那双像熟透了的樱桃般乌黑的眼睛里也还流露着由衷的喜悦。

萨什卡相信她这话是真诚的，正想把手伸给她。可是柳达一看到他那副模样——满头的尘土，成绺的头发上粘着很多干草、脏乎乎的大棉袄的破窟窿中牵拉出褐色的棉絮。他的海魂衫脏得已经分不出蓝白道儿了。显然，是她那多余的怜悯之心把事情弄糟了。

“哎哟，萨什卡，小乖乖，你怎么弄得这么……”她没有再说下去。

但萨什卡从她的眼神里懂了，她想说的是“肮脏”！

“这里没有什么‘小乖乖’，”他生硬但不失尊严地回敬了一

^① 流氓头目的绰号。

句,并故意蔑视地打量了一下她那雪白的衬衫和丝绸红领巾,“我愿意这样就这样,您喜欢当藏在翅膀底下的小鸡雏,那您就……”

这次意外的相逢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恨不得钻到地里去,真不愿看到这位一尘不染的姑娘。呸!你有什么了不起!洁癖!像你这样旅行,傻瓜也会。你像我和季莫什卡这样旅行一下试试,你就知道是什么滋味了!萨什卡既感到无地自容,又担心引起民警的注意,就想赶快离开。但柳达又问他:

“你大概饿了吧?”说着,她把一个很大的甜梨递给他,“给,拿着,我们很多!”

饥饿和甜梨的香味使萨什卡的胃里绞疼起来,但他扭头说:

“你留着吧,我不饿!我也许是吃甜食吃腻了!”

“我得了全优,”柳达自我夸耀说,“和同学们一起去阿尔台克。你,看样子不是优等生吧?”

萨什卡的心被这话刺痛了。优等生!小姑娘分明是在取笑人,他强忍住夺眶欲出的泪水,骄傲地挺了挺身子,说:

“去你的阿尔台克吧,别人的事你少管!”

站台上突然飞快地跑过一帮像萨什卡这样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流浪儿,他们边跑边喊:

“阿汤达,快跑!”

萨什卡看到一个民警和一个列车员在开车厢底部的工具箱,他赶紧大喊了一声:

“季莫什卡,快出来!”

他喊完撒腿就跑,可是已经晚了。

车站上的钟声响了。人们急忙上车,列车开动了。萨什卡从货栈里看着开离车站的火车,心里懊恼得揪成一团:到底误车了!季莫什卡可怎么办呢?他随车走了呢,还是被民警抓去了呢?

萨什卡不敢再回到车站上去——会被抓去的。那边有好几个流浪儿已经被民警拘留了。以防万一，他先藏在了一个煤堆后边，开始观察车站上的动静。季莫什卡无影无踪了。

痛苦扼住了他的喉咙。就这么意想不到地稀里糊涂地失掉了最忠实的朋友！这全都怪柳达……就是因为她才误了车……

萨什卡赤脚站在被烈日晒得灼热的煤块上，烫得脚底生疼。可他一直盯着车站——季莫什卡还会再出现吗？

等车站上人都走光了之后，萨什卡又悄悄溜回去，他东张西望地搜遍了各个角落，最终也没找到季莫什卡。

孤孤单单的，像风儿一样自由自在的萨什卡现在该到哪里去呢？这个城市里看来没有流浪儿的存身之地，人家从火车上清除他们，在车站搜捕他们。

隔着玻璃他看到摆在小吃部橱窗里的各种诱人的食物，他饿得甚至恶心起来。哪里能找一块填填肚子的东西，哪怕一块面包干呢？当然，要是进城去讨点吃的，人家会给他的，但要饭也太难为情了。更要紧的是弄不好又会被抓走的。

他已经懂得，夏季要安全得多，随便到农庄的哪个菜园、果园或瓜地里都可以点补一下肚子。农庄里十之八九也会给他点什么吃的。去农庄也不难，农庄的地边跟城市搭界，出城就是。

为小心起见，萨什卡先搭乘通往农庄的有轨电车，后又换乘了几次跑空的卡车出了城，后来就信步沿第聂伯河岸走去。

第二章 昨天

一条小路沿河边延伸着，时而沉入坑洼不平的低谷，时而钻

进茂密的荆棘丛中。第聂伯河蔚蓝色的浩瀚河面几乎纹丝不动，只是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土丘上的野茅草在微风中懒洋洋地摆动着它那白色的伞状花序。轻风徐徐，不时带来香草、洋苏叶和艾蒿的带着暑热的醉人香气。一望无际的草原越来越宽阔，一直通到远方地平线的白色迷蒙之中。萨什卡以前曾想象，到当年扎波罗热人和游牧民族奔驰过的草原上去，像他们那样骑着矮种马，像暴风雨般纵横驰骋，那该有多么自由自在。可现在小男孩孤零零一个流落到这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却感到无限惆怅和孤独。

赤脚踏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地面上，疼得火烧火燎。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趴在河岸边看来是牧人挖出的小水坑里饱饮过冰凉的泉水。

尤其使他难熬的是饥饿，他尝过多种野菜，他知道白芷梗、鸦葱和酸模叶都是可以吃的。可现在，夏天都快过去了，白芷茎和鸦葱都老得像草绳，酸模叶也变得又粗又涩了。

对季莫什卡的思念使他肝肠寸断。现在他在哪里呢？该不会出事吧？最重要的是没有了他，现在可到哪里去呢？

萨什卡像一粒沙尘在这广袤的、阳光照射得令人目眩的茫茫世间惘然若失，他惟一拥有的就是思想。没有人追赶你了，也没有人干涉你了，爱怎么想你就怎么想吧。

莫非他现在就真的完了，像他去世的奶奶说的那样？其实，他往第聂伯河里一跳，也不会再有任何人惦记他！他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孤家寡人。

人家杀害他爸爸，这难道能怪他自己吗？听奶奶说，他父亲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厂是位受人尊敬的人，是个出色的冶炼工。所以党才派他到最偏远、最艰苦的草原农村去帮助组织农民建立集体农庄。奶奶说，就为这，富农分子杀害了父亲。